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八
記

遊馬鞍山記

昭德祠記

蘇州府儒學兩廡祀像記

特檜樓記

霖雨堂記

傳

中憲大夫思南府知府二南張公傳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八

賦中憲大夫恩南南城孫二南遊漢水

賦中憲大夫恩南南城孫二南遊漢水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八

出氣無塞不齊習奇然

宗數幾身學者二人南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周記本春竹吳香也登曹益卷二人米天

蒼海以西平原百里無尺土之限洪濤洶湧勢

若吞焉馬鞍山特起與之角巖然婁江之濱體

勢凝重而巒石背起立睚眦相對海潮至此亦

披靡帖服嘗試評之如孤軍在野解鞍休臥黠

虜疑而莫之犯又如鴻門驍將髮豎眦裂敵懾

而不敢動其勝可想而見也故胸中稍有蕭曠
之味者皆知遊焉然秋冬落莫則寡遊又非達
士之尤不能也已未十月二日天存朱先生招
同志凡十三人逸而玩世者五人周邦禎趙德
聚葉宗淵沈廷修其一天存也不仕而膺封爵
者二人攷學王公吾兄自如先生而芝雲主人
周則有待於是者也登胄監者二人朱天成黃
宗達遊邑學者二人衛光績暨予而應祥周先
生則有司以貢焉者也出處通塞不齊皆浩然

抱丘壑之志於山有契分焉所謂達士之尤也
攜妓五人雜伎從者八人工歌者二善樂者六
皆極一時之選吾山亦弗見絕焉者也衆集野
鶴軒軒在山之陽頗幽敞北窗收山景作圖障
每欲坐對盡日而不果日將午入山樂前導迤
邐而西憇桃源洞天俯視城郭編廬櫛比咸謂
出塵埃之表矣北上攀石磴或二三成羣呌號
相攜或自詫矍鑠獨行若飛扶一妓者二妓扶
者掖二蒼頭徐行者行半里許衆皆草坐石下

樂聲出烟雲之上過此路紆而轉峻風日晶肅
客皆發雅興騰而上至絕頂見華藏浮圖毀剝
與稍魴却立釋子二三輩出迎路左主人揖客
登卧雲閣觥酌既飭客齒坐而妓女雜其間介
之者忻然若有獲焉否者望之若慕焉弱者徙
而就強者或攘而去焉釋子供茗立俛不敢視
或竊窺焉歌樂迭止作觥傳如流客呼酒恒恨
不及已而奕者闡者投壺者負者顧喜而勝者
乃悔焉且酣卽春風亭望文筆峯亭若飾而美

也峯若增而高也崔嵬砢研亂石若層雲驚湍
變態千萬意昔秘而今始出也極天滿地勝觀
不可名狀衆皆環坐亭下呼酒益急歌樂襍沓
予獨振衣踞巉巖客或從焉其長袖颯纒麗服
颺菁貽藐流盼者馮虛欲凌倚風欲歆傾日欲
銷盡態而爭妍客相視疑非人間世也旣暮循
舊路燈火延數百步僕夫隨酒遇快意復滿飲
三四觥懽呼歌笑震撼如市客皆醉且散屬予
記其事予以不飲得窮景物之奇且悉歸而記

爲茲遊也樂事比于桃李園歌舞不讓于東山
老妓抱琵琶疑織歌予最少握毫述以文彷彿
得潯陽滕王閣故事古人得一以爲勝今悉具
焉不以爲勝乎江山千古人事不常風流汗漫
如茲游者又安知何日復繼也書以俟焉

特檜樓記

予性愛山以登眺爲至樂處城市闐闐墻屋障
碍如坐井中甚不能堪故所在必構樓樓無大
小必闢四牖資眺望也初宦京師每散朝出長

安右門見西山紫翠橫馬首嘆曰都城有此麗
景不可使頃刻不接于目也遂卽所居之後圃
構樓二楹高可縱目廣可容膝適了已事爾客
聞而落之則大笑曰先生所見何私而不公隘
而不弘如是耶真不能避風雨貯圖史悔之居
數年因戒家僮每附舟將食粟來必致杉材中
梁棟者一二以從旣足用乃市羣材倩衆工拓
樓爲四楹高視舊增二尺餘廣三倍焉于是陰
晴寒暑之變主賓周旋獻酬之地坐卧凭據百

爾之用亦畧備焉公事隙暇時一登眺或居閒
無事坐靜觀山不復他徙烟雲吐吞氣候晦明
不可名狀或高或卑時近時遠變態百出景與
情會神爽飛越此身恍然如在震澤之濱聚塢
之區矣容知其尚繫縛于塵纓也哉樓向未會
名因攬挹之富不可遺漏難乎其摹擬爾忽一
日倚南闌翫羣植而老檜特立其中自根至杪
無分毫欹曲蒼翠之柯扶踈龍菴可親可怡肅
然爲之起敬嘆曰是檜吾營是居時手植也初

高纔三尺餘今近十倍矣往來相守已三十年
狂飈震霆不爲之傾嚴霜密雪不爲之凋日夕
鳥雀啁哳喧啾于其中而不爲之厭嘗儼是居
于一朝士繫馬牧猪園中花木根株蕩然而此
樹獨存無恙固其稟受不同於他植夫亦鬼神
默佑正直而撝訶之者歟遂以名吾樓曰特檜
客聞而讓之曰先生之爲斯樓以山也今名不
以山以檜其義何居予曰吾樓之勝概非特山
也大內之層宮複閣崢嶸於其東都城之麗

雉堞森聳于其前琳宮梵宇闓闓甲第參差于左右者可以得之仰瞻盼矐之間然皆外焉而非內也遠焉而非近也虛焉而非實也斯檜待吾而有吾固得有之矣吾樓始於山終於檜舍彼而就此奚爲而不可哉曰如然則樓惟南其牖足矣惡用旁啓二牖爲哉適于已將不適于比隣乎予矍然謝曰吾過矣吾過矣不達于世務之故也微子言吾何繇改請永閉二牖收歛心目日對吾檜與之從事

昭德祠記

昔者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祀也者上之人所以風示群下昭有德而明勸懲也嘗考之班孟堅傳循吏盛稱蜀郡守文翁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民爲立祠九江召信臣守南陽視民如子化大行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元始間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而南陽亦爲立祠

夫自古循吏世不多見在上之人所以風示之
故既沒而名益彰彌遠而其流無窮也文翁當
景帝末召父當元帝時一則百五十餘年一則
四十餘年然後始舉祀典何也蓋遺愛洽於民
心必久而後定上之人亦因以風示群下昭有
德而明勸懲焉是固聖王所以制祭祀之意也
我國家興化致治厚養元元崇獎循吏可謂
至矣我

皇上中興尤惓惓焉嘉靖庚寅 詔諸處祀忠

臣孝子功利一方者於是臨清之民以故知州

事夏^某治多惠政勤事卒於官既列祀名宦矣

相率爲立專祠疏請於 朝著在祀典嚴之民

聞之曰公嘗爲郡推去嚴之後立愛民父母碑

於通衢及卒於臨清計聞亦既列祀名宦矣其

德政在人心人不能忘今

聖天子下明詔祀功利一方者舍公其誰廼相

率鳩工庀財營構祠宇遂叩 闕請著祀典如

臨清仍乞錫之祠額我

皇上俯順輿情下禮臣議以爲應祭法所謂法
施於民以死勤事之義錫祠額曰昭德其在臨
清曰褒賢竝給焉令有司長吏春秋祀如儀於
是嚴之縉紳若南京刑部侍郎王君浚等僉謀
曰是舉也民之情也

聖天子所以褒顯循良異數也不有制作勒之
貞砥其何以彰盛典而示來裔乎迺合辭以狀
請記於予予素知公德且公之元子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洲某

爲時元輔

某

實忝同丞弼其何能以不腆辭謹

按公世家貴溪以弘治己未舉進士解褐爲嚴
州府推官嚴故號淳朴其狡悍者或好鬻訟公
秉心仁恕持法明允不事深文苛瑣詳讞之下
多所平反其俗婚葬率沿敝習不繇禮制貧民
生子女多不舉至投諸水公刑其抵禁者俗爲
之革其他若均更徭定折稅宣德意以爲民興
利祛弊贊協牧守力任而推行之吏畏民懷合
境翕然比三載考績遷知臨清州其治臨清儉

其治嚴也州當天下水陸之衝供需什九民不堪命公善拊循稍遂蘇息時正德初中貴人用事矯虔爲姦公摧抑之無所於撓居五載節用愛民興學闡教不遺餘力竟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囊無餘貲至不能具棺歛其雅操可知矣予惟公之賢所至皆有惠政信乎古所謂循吏也公之去嚴殆四十年去臨清亦且三十餘年聖天子一旦下明詔舉古聖王祭祀之典以風示群下而二州之民思德不忘嚮風若此非公

德化入人之深曷克以致是耶比於文翁召父不足多矣嗚呼公身不都崇爵而沒享榮贈如元子官用不究厥施而慶鍾於元子相業著當世生不介耆齡而食報於二州之士者爲無窮他日傳國史著循吏蓋將與文翁召父齊休光於千載也乎遂書以爲記又從而歌之曰粵若炎漢崇循良文翁召父遙相望化行西蜀暨南陽遺愛炳炳民不忘寂寥千載榛荒豺虎接跡鴟鴞翔公才瑰瑋如珪璋力挽浮薄祛強

梁仁風駘蕩惠澤彰婉美在昔流聲光溫綸下
逮砥萬方錫祠昭德輝龍章廟貌翼翼山蒼蒼
春秋秩祀著太常神來宴娛陟降堂靈旃繞獵
羽旆揚焱馳景迅何輝煌蕙肴蘭藉芬椒漿嚴
之烝人樂且康報公伏臘期無彊

蘇州府學初作兩廡從祀像記

正德四年秋太守林侯以兵部武庫司郎中來
刺是邦謁先師於郡學顧瞻良久卽講堂進學

官諸生語之曰士後聖賢而生學其道孰不思
覩其形容故飾廟貌以崇祀禮亦宜之漢初以
繪事後尋易爲塑像隋唐而下代因之迄我昭
代國學厥有明制今茲殿有像廡有主在物爲
未稱在禮爲無則不可及觀祭器服物久多闕
壞益咨嗟弗寧惟政本之隳是懼慨然思作而
新之則又念歲游凶官貲無餘乃推已俸若干
緡諸生慕義者三百餘人咸願出私財以相厥
成市材鳩工僦役從事以委諸學官而屬訓道

李鶴專董之衆皆承奉德意協勤效能而經庶
委密率稟受于侯質埴土物色異貌衣冠隨其
時制凡塑群賢諸儒像一百一十有一貯以木
龕下承甍爲臺龕受像四補治殘闕增飾漫漶
祭器二百九十有四樂器一百七十有八祭服
冠帶各六十有二舞衣如佾之數其度閣懸載
雜治之器總三百四十有奇維像旣備維器服
旣富且美維采章體物則合于度矣工始于明
年之二月壬子訖于五月辛未侯擇日致齋舍

菜于廟文物煥然改萬目觀八月丁亥薦歲事
乃大合樂肆陳俎豆自諸有位暨百執事興俯
陟降若親炙孔庭而往哲儀形恍惚具在禮明
樂備神宜人和協于大典前此未之見于是渢
渢乎咸頌侯之功不置而學官諸生因請徵文
于鼎臣刻石紀之侯不能止嗚呼吏爲政不知
所先務棄吾民久矣豈惟棄之峻刑黷貨從而
戕之是以王風日微至治日遠識者用痛心疾
首我侯首新學政爲吾民者甚厚繼撫凶饑念

財力未裕憂傷中盡而慮處甚遠心事明白感
儀雅重確乎粹然其大者立矣蓋尊甫尚書公
緯文卓行爲時之望侯世美象賢君子夙以遠
大期之治郡功名信已超出常流如此然則士
樂育于斯涵濡于禮樂其永永毋忘侯之功窮
居以成身出而顯名其始終險夷一節爲孝子
爲忠臣無忝孔氏之徒上以副國家設學養士
之意下不負侯所以厚民作成之心斯善矣不
然徒華衣冠談詩書誇諸人曰我爲士我爲士

實與愚民等耳雖聖人與居無益也奚以像爲
奚以禮樂而急之爲務哉侯名庭梈字利瞻福
之閩縣人

傳

明故中憲大夫思南府知府二南張先生

傳

先生崑邑人諱汝舟字濟民以鄉貢起家歷官
南昌思南郡故二南其別號云

先皇帝朝不造多難倖監煽城狐之奸逆藩植

金魚之尾賴天保幸奠金甌而一時磔躪薦紳
糜爛士類則幾奄息矣然世知居中造蠱者舉
朝側目而不知逆藩遠京師懷異心久又陰通
貴人于朝而肆鴟張于其邸無問督撫監司大
僚凡士釋褐選授或他所移任左遷一屬洪都
輒攢睂往至則無不入其罟者非憤憤以爲不
足介則心害其能試嘗之而結之而寵之而齧
之甚有罹其毒者順則禍遲而大逆則禍陰而
速蓋莫可誰何故遊者橋舌以畏塗戒也二南

先生弱冠知名以成化甲午貢于鄉後不第授
倅南昌南昌故與邸屬歷弘治正德蒞任九載
剛正廉明上下信服政聲赫然又長于孫吳之
法捕巨寇威名益籍甚藩始欲致之先生爲修
溫太真祠以見志藩好鶴有帶牌者適爲民家
犬所斃藩虐其家且聞于先生先生判曰鶴雖
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殘于人何與縱之去藩
憚先生嚴亦且止已而藩之嬖妃兄爲盜把風
先生捕之急嬖妃中夜持泣藩不得已爲請者

再先生唯唯而卒置之法藩廼銜甚欲甘心于先生詐失火側室給先生救而害之及往止宮門大呼曰正殿災乎當親赴否直隸任耳遂不入亦竟不能害會考成遷貴之思南守幸以免追藩擒而先生亦休矣嗚呼當先生以一下僚又名已見于時而木彊狼獾之側慮無不髮燎而几肉者乃獲以自保且孫許二公強項一呼慷慨殺身萬世參表而先生從容砥柱陰折邪心幾在虎口顧以獲全泯泯予每以脫禍幸先

生于生前而不能不以脫名惜先生于沒後時讀張氏誌乘于南昌事多隱語蓋時事未敗作傳文者猶咋舌焉予故表而傳之至其天性孝友宦績所在著名與其家系之詳語具載誌記中不為贅

賦

中秋賞月賦

素昊司時蓐收行政日道西陸斗回西柄大火下於坤維虛宿中平離正掃赤熒之煩酷布全

行之清靜豆雨飽兮初歇梧風颯兮漸勁寒露
零而金莖香灑氣浮而玉宇淨燕翩翩以東歸
兮鴈嘹嘹而南競蟬咽聲以不鳴兮鷹奮迅而
欲橫南呂之律始中西兌之治方盛係三五之
良宵適平分之秋令暮烟霽而雲容四合潦水
澄而天光遙映斯時也陰精揚彩坎象懸空西
魄已載東魄未終望虛御兮駕冰輪於海東素
娥舞兮調霓裳於曲中穆穆兮金波有影團團
兮玉斧無功寒玉臂兮清輝皓皓濕雲鬟兮香

霧濛濛旣委照兮珠簾華屋亦容光兮龕牖柔
蓬普貞明而無私兮羌萬里之攸同人世總清
虛之府皇都一葢珠之宮予於是盍朋簪開賓
筵酌清醕調朱絃暢幽懷之廖廓邀勝賞於嬋
娟歌坡翁之水調兮唱晁叟之洞仙脩歐陽之
玩事兮賦希逸之佳篇喜美難之兼具樂風景
之無邊已而銀河斜漢玉繩低纏爽籟發於林
外天香散於庭前惜光陰兮易度愛良夜兮無
眠群囂旣息衆音竝傳幾處樓臺絲管沸兮樂

歌舞於芳年誰家門巷砧杵急兮碎窮愁之萬
千慨人間之憂樂感天上之缺圓徘徊俯仰不
覺爲之太息而凄然客有語予者曰賞心易負
美景難留可人明月屬此清秋今夕之會也追
玉堂之勝翫無天柱之遠遊據床笑傲兮若登
武昌之樓詠詩諷誦兮如泛牛渚之舟騁高談
之亶亶浩清興之悠悠人生有幾不樂何求子
獨感慨而惆悵兮殆有類乎宋玉之窮戚而悲
憂予乃喟然歎曰子豈知予者哉予竊怪夫少
年之偷閑兮寧能爲時物而解顏吁嗟乎哲人
之用心兮固將視一世以爲悲歡月明明兮而
無貴貧兮人情見月亦忻戚之多端有天涯兮
遊子家山萬里兮疎問安今茲之夕兮望白雲
而倚闌有遠地兮孤臣懷耿耿兮寸丹今茲之
夕兮念瓊樓之高寒彼閭閻之饑饉兮十室九
空擷草蕙以爲梁對明月兮賦鴻鴈而自傷彼
邊臣之將卒兮胡笳羌笛老征戍於沙場對明
月兮指玉闕爲故鄉月照兮深閨有佳人兮忽

斷腸邊衣兮未寄盼良人兮天一方月照兮闕
扉有縲囚兮悲夜長雉懼羅兮未脫刻木畫地
兮那可忘富貴歡會兮貧苦憂思今夕之樂者
幾何人兮而歎息愁怨者紛其若茲伊苦樂之
相忘兮抑亦居之所移蹇予懷之鬱鬱兮良獨
有感於斯志先憂而後樂兮謂希文其吾師彼
風流之庾謝兮徒曠達其奚爲今

九重之仁聖兮憂元元之瘡痍恒宵旰以孜孜
兮曾不暇乎樂漢武影娥之池顧書生之竊祿
兮一升龠皆民脂愧無才以上佐天子而下吊
蒼生兮其何心乎樂明月而娛嬉子以予爲悲
秋之騷客兮其不淺之乎丈夫也耶嗚呼噫嘻
客聞予言亦悚然而驚焦然而弗寧四顧聞然
萬境俱清惟唧唧蟲聲洗盞更酌日色晶晶覺
姮娥之有情

歐陽文首辭

薛與財亦幣神神蟲贊涉益更禮口色品品

客隨平言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德之德之德之德之德之德之德之德之德之

卷之三全共前心平卷之三全共前心平卷之三

念之代命書矣其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訓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九

雜著

宗法梗槩

宗法泛論

祭法

立後法

祈父壽醮疏

多少箴

題學吃虧

鼓枰銘

雜說 三則

宗法

宗法

宗法

宗法

宗法

宗法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九

顧文康公禱著卷之九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宗法梗槩

喪服小記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解者曰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為祖者別於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為小宗者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

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程伊川曰宗子繼別
爲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
大宗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
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於源頭有大宗
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
則人各知敬禰也丘瓊山曰大宗一宗其繼別
子者是也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
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
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

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
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又曰禮經別子法
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爲諸侯庶子設也與今
人家不相合今人家以始遷及初有封爵在宦
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
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統族
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爲
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又曰欲行宗子
之法須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

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為大族鉅姓自謂為士大夫者 朝廷宜立定

制俾其家各為譜系孰為始遷於其地者孰為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為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四世皆適長者一人為繼高祖之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三世皆適長者一人為繼曾祖之小宗某與某同祖推其兩世適長者一人為繼祖之小宗某與某

同父推其適長兄為繼禰之小宗如古五宗之法庶幾存羊之意云

余按禮經繼別為宗之下止曰繼禰者為小宗而未及言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茲瓊山先生言四宗者蓋禮方言別子之適長子為宗宗者大宗也故遂言別子之次子不得比於大宗第自使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已意在剖白適長支庶之辨而未暇及其詳然其下即接之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

宗百世不遷者則大宗是已五世則遷非繼
 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而何故曰大宗一小
 宗四合為五宗其說無疑矣然大宗如樹之
 榦直下而易明小宗如樹之枝旁出而難紀
 况不遷則一定遷則屢易故愚以謂小宗之
 法宜加講焉蓋大宗每下一世有適子必有
 支子不問若干人皆各自為小宗之祖各傳
 四世適長玄孫各得為繼高祖之宗五世則
 同遷者謂下繼高祖小宗一代又各自以曾祖

為高祖而其故高祖祧而不祀而新宗子亦
 不得復為四從兄弟之所宗也豈惟大宗之
 支子即小宗之支子亦如之蓋凡為庶子者
 皆上不得繼人而下却為人所繼各有為禰
 為祖為曾祖為高祖之日各有屬盡而遷之
 日益遠益分益分益遠千枝萬派至不可勝
 窮焉故愚以謂欲明大宗可以無俟於譜與
 圖欲明小宗非譜圖不可者因想像其畧懸
 設空名布叙世次大都一每生二以見適庶

任 垣次子
球 任長子繼
彌之宗

琳 任次子

代 垣長子繼
彌之宗
琅 代長子繼
祖之宗

玕 代次子

伯 垣次子
贄 伯長子繼
彌之宗

瑄 伯次子

仲 垣長子繼
祖烽之宗
琬 仲長子繼
曾祖烽之宗

瑛 仲次子

价 垣次子
瑒 价長子繼
彌之宗

璞 价次子

城 烽次子
信 城長子繼
彌之宗
璘 信長子繼
祖之宗

瑣 信次子

伍 城次子
璠 伍長子繼
彌之宗

璵 伍次子

垓 烽長子繼
祖之宗
伏 垓長子繼
曾祖垓之宗
璽 伏長子繼
高祖垓之宗

璠 伏次子

垓 烽次子
伸 垓次子
現 伸長子繼
彌之宗

璽 伸次子

泚 棟次子

煜 泚長子繼
彌之宗

垓 煜長子繼
祖之宗

伏 垓長子繼
曾祖泚之宗

璽 伏長子繼
高祖泚之宗

埤 煜次子

休 埤長子繼
禰之宗

璈 休長子繼
祖之宗

璣 休次子

佚 埤次子

瑛 佚長子繼
禰之宗

琇 佚次子

焯 派次子

埤 焯長子繼
禰之宗

伍 埤長子繼
祖焯之宗

珅 伍長子繼
曾祖焯之宗

琛 伍次子

現 估長子繼
禰之宗

瑄 估次子

垓 焯次子

伽 垓長子繼
禰之宗

珩 伽長子繼
祖之宗

琢 伽次子

似 垓次子

理 似長子繼
禰之宗

珩 似次子

埃 焯長子繼
曾祖之宗

作 埃長子繼
高祖焯之宗

玟 作長子繼
高祖焯之宗

璫 作次子

仕 埃次子

琮 仕長子繼
禰之宗

璋 仕次子

埽 焯次子

侔 埽長子繼
禰之宗

珪 侔長子繼
祖之宗

珣 侔次子

樞 錄次子又自
為小宗之祖
如父錄

洙 樞長子繼
禰之宗

焯 洙長子繼
祖之宗

灼
洙次子

聖
灼長子繼
禰之宗

侶
聖長子繼
祖灼之宗

璉
侶長子繼
曾祖灼之宗

侑
埽次子

瑚
侑長子繼
禰之宗

珠
侑次子

珮
侶次子

伙
聖次子

珩
伙長子繼
禰之宗

璜
伙次子

培
灼次子

保
培長子繼
禰之宗

珊
保長子繼
祖之宗

珉
保次子

佺
培次子

珽
佺長子繼
禰之宗

泗
木次子

焯
泗長子繼
禰之宗

堵
焯長子繼
祖之宗

侈
堵長子繼
祖泗之宗

泌
侈長子繼
祖泗之宗

瑜
佺次子

珂
侈次子

偉
堵次子

珍
偉長子繼
禰之宗

珎
偉次子

琪
焯次子

俊
琪長子繼
禰之宗

珈
俊長子繼
祖之宗

琬
俊次子

傑
琪次子

瑁
傑長子繼
禰之宗

珀
傑次子

炆 泗次子

型 炆長子繼
禰之宗

侃 型長子繼
祖之宗

玳 侃長子繼
曾祖之宗

玩 侃次子

俠 型次子

玦 俠長子繼
禰之宗

玠 俠次子

坦 炆次子

倫 坦長子繼
禰之宗

玪 倫長子繼
祖之宗

玠 倫次子

玪 俚長子繼
禰之宗

玪 俚次子

宗法泛論

程伊川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張橫渠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復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

諸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不存如此則家且不
能保安能保國家

余惟宗法今世斷不能行矣然此生人大典
不可以不知不知宗法是不知吾身之所自
也况大宗雖非世胄之家不可立而小宗似
莫之禁小宗若立雖不立大宗而大宗可尋
矣余觀今世舊族大家非惟無意於宗法而
譜學亦廢竊為悼之故本古人遺說存其圖
影於右以備有志輯譜以寓宗法者之一助

云

祭法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鄭玄曰支子
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輒祭若
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
於宗子然後敢祭程伊川曰支子雖不祭至於
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但不得別立廟
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朱晦翁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

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丘瓊山曰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於宗子也 朝

廷宜敕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經事者如逮事曾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不得祭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云

立後法

宋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郕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郕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鄆人黃潤玉曰古者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

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庶民不知凡支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丘瓊山曰古人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後蓋古禮也 親藩且然况庶民乎按

大明令及律雖許同宗立嗣然皆謂其人生前自立而無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絕其嗣使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今庶人

之家若其生前自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者從其自便若夫其人既死之後告爭承繼者無非利其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脇之使繼彼肯從哉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意自今以後宜 敕禮官定制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今 朝曾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爲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

之子雖其世系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又凡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爲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旣明而爭訟亦息矣

祈父壽醮疏

竊聞居高聽卑大造握死生之柄養生追遠孝子展愛恪之心恭叩玄穹謹輸蟻悃鼎臣父恂壽踰八十去日苦多嫡母吳氏背棄十年音容杳邈存者奉侍左右難傾菽水之歡沒者攀慕松楸空懷負米之恨幸叨道庇得廁賢書念罔極之罕酬痛沉淪之莫極爰修齋醮追薦冥途早冀生天速離苦海又爲存父恂日薄虞淵年衰榆景願損已壽求益父齡雖修短有數不敢

妄徼天工而旋轉無方仰望曲回神力庶膠木
平均之惠少荅涓埃義方式穀之儀長侍朝夕
懇乞鴻慈俯俞塵請無任激切虔禱顛望之至

附二跋

叔父既奏此疏三日後夢

天示田單火牛四字

祖父身服六十四卦衣

叔父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龍頭二窟
官披輿地圖夾侍呈覽

叔父謂此疏恐涉要名不欲存稿

天祖父謂夢甚奇欲留驗後日故命培書之

家孫培焚沐百拜謹書

昔聞文王百歲武王九十文王謂武王曰

我與爾以三後文年九十七武年九十三

異哉聖王之言天且不能違也文康公損

已壽父之疏精誠動天矣後三日天示田

單火牛四字桂軒公身服六十四卦衣文

康公首戴北斗七星冠手持一龍頭二窟

官披輿地圖呈覽夾侍于旁後桂軒公年八十有八乃知六十四卦者取八入之義也文康公果中乙丑狀元桂軒猶及見之後

世宗南巡親付管鑰之任輔太子監國者三月致位宰相勛業爛然媿美伊周與前夢一一符合嗚呼唯孝格天惟德輔世豈虛語哉

萬曆壬辰歲孟春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徐學謨謹跋

多少箴

寄形乘化未能出事之外造物之累顧此身上承宗祧下啓胤祚而日就衰遲則于康濟之方宣節之要所宜講也作多少箴凡多對少而言少對多而言多少各以反對爲偶者也然多或可過過則益少不可過過則損觀過斯知所損益矣書揭坐隅朝夕覽省兼示子孫俾

永守爲訓焉爾言意雖近淺頗切于人
生日用不敢自私乃刻諸梓與四海兄
弟共之

少飲酒 傷生亂性

多食粥 養胃滋陰

多茹菜 蔬善疏導

少食肉 厚味生毒

少開口 駟不及舌

多閉目 谷以養神

多梳頭 櫛髮去風

少洗浴 頻浴傷氣

少羣居 招釁致尤

多獨宿 節色遣疾

多收書 明理致用

少積穀 賙乏備荒

少取名 好名損名

多忍辱 忍辱不辱

多行善 積有餘慶

少干祿 留遺後人

題學喫虧

虧者盈之反也人情好挾權力鼓智巧每事求
盈已以虧人不察夫物我一體彼此同欲已可
以獨盈人可以獨虧乎况滿盈神人所忌稍盈
則虧之者至矣自虧者詎不爲盈哉學喫虧患
其不能而勉強修爲之謂嫌于近小然克之舜
與蹠所繇以分也人人學喫虧而天下無事矣

真愚先生齒踰八十追憶髫年見介菴鄭公座
右揭此因手書以自警庶幾聞衛武之風而興
起焉者於乎善哉問特示某謂當著數語以廣
其義嘗記先諭德桂軒府君生平亦諄諄以為
訓曰人嘗喫些虧好過不肖佩服不敢忘仁人
君子之用心先後一轍如此于真愚之請重有
感焉敬書以歸之

鼓枰銘

官閒寡出披藉之暇常留客奕因卓為

枰冒以牛革飾以鉛粉遂名之鼓枰每
一落子填然有聲于飽食之後尤宜也
林丘怡老之具此其一矣銘以識之

夫奕自古緣戲鬪智奇正之變攻守之勢鼓枰
維革革彼故常化實為虛易圓以方聖亦有言
為之猶賢機隱慮忘德載靜焉寵辱勿驚得失
罔較孰怒而頽孰矜以笑鼓者填填宜于素飽
商山畧遲挾以終老

雜說三則

神物鬼各自爲一世莫不有虛靈之性愛惡之
欲攻取之情感應之理消息之數厥所處處在
天之下地之上人之中莫能外也若任數忘情
無欲一理歸盡性達至命外天地人物而非物
鬼而非鬼神而非神斯出世矣於乎難哉知其
難斯無難

令奚以擇令非其人民病且死矣傳曰耽如打
五更謝令推不去民苦于惡令其情可想而識
也予官中朝每邑令缺輒諮訪選人中擇可者
疏其姓名舉之于銓曹旣得除則就其人諄諄
語以地方之利病生民所苦樂及古人循良之
政愷悌之效以後先之是宜得賢令也矣曾未
幾何不以貪墨敗則以苛刻聞不以夤緣進則
以慕冗廢竟未有循良愷悌著遺愛延去思如
古人者爲之嘆曰知人寔難可者且爾其不可
者又將何如豈吾擇之未審耶抑書生心無定
主遷於物而靡於風聲也國家重甲科羅天下
士固將使布列庶位敷政宣德化以活吾民何

賢者之寥寥若是思之久而得其說曰是氣運使然非人力也夫令使人擇已非美事况屢擇不一得焉又安用擇耶爲令者亦多矣可盡擇耶吾其已矣吾民之命則懸於天矣獨且奈之何於乎豈獨令哉

殊絕之女靚粧素服風格天然人爭覩之者悅其美也其大面厚粉廣唇穠朱形貌可惟有如鬼物人爭覩之者駭其惡也女之見人之覩之亦自矜其色謂足以動人矣而不知人之情則懸隔如是士爲人所愛憎其情狀何以異此

...之...
...非人力也...
...得焉...
...其已...
...何...
...其...
...鬼...
...其...
...以...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十

書牘

與胡可泉太守

與陳侍御

與總憲歐陽石岡

與葉學憲

與陳中丞

與東湖都憲

寄歐陽石岡巡撫

與王肅菴太守

又與肅菴太守

與致齋司馬

與袁州伯

求重脩翰林院記書

附家報十七通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十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書牘

與胡太守可泉

昨者齋沐叅拜因有賤疾已謂稽緩適涉疑嫌不敢進造墀下重得罪矣茲以公事仰陳迂愚之說伏惟裁答流賊順流而來不敢窺石頭逕趨瓜洲其意不在淮揚則在常蘇耳京口丹徒二處阨塞難進又聞官軍追迫其勢必迤邐而

東旣東則孟瀆河下港福山港諸河皆深濶可入而腹心之慮尤在下港福山旣入下港則江陰無錫不可支矣旣入福山則常熟崑山不可支矣又其東則入海七丫口劉家河皆可議也爲今之計須併力禦其外而不宜專意於守其內外旣固內自可高枕矣禦外之策兵壯不足恃也須於沿江港汊水底植竹木椿五六處每處廣丈餘每椿相去三尺許大小橋梁悉皆撤去磚石徙填南岸木材遂以爲椿民間大小船隻皆斂而南散寘陂澤之中如此則鼠輩豈能飛來邪不然而區區焉於內守郡城堅完可以無虞而其它無城可守者寧免血肉於豺狼之吻乎三吳之民皆朝廷赤子一郡之民皆執事赤子伏惟裁訾而施行之幸甚幸甚說者謂此賊敗亡逐北之餘勢必不久此大謬也蜂蠆之尾尚能毒人况三四百衆皆曾熟經戰陣諳閱事情狙詐百出獨不可慮乎不幸其不久而貴吾可以自久不恃其不來而貴吾有以遏其來

履文身公文章 卷之十
此保障之上計也何如何如何如暑雨爲時自愛不
具

與陳侍御

伴來蒙遠賜鈞翰仰荷記存承諭崑邑築城事
極知仁人君子爲生靈造福尤銘刻不敢忘也
第此事重大恐非數萬銀所可辦古人云濟大
事者不惜小費又曰不一勞者不永逸伏望留
神更加擬議施行幸甚幸甚敝邑倉庫錢糧累
鉅萬計城垣防衛之計當先公後私愚意欲將

舊城臺西邊恢拓將水次官倉圍之城內所增
城垣不過二里許耳伏惟高明裁之其修築之
務所最切要者上下臺牆俱用膠粘黃土若用
潮沙不三四年遂崩壞矣二城脚須用白沙堅
石甃石塊要扁而濶四面方正鑿平則縫細而
石穩潮汐逞來不能嚙石中之土不至下空而
上崩塌矣磚用膠土灰用堅石必得山柴燒者
爲妙蘆柴雖賤所燒磚灰俱不堅爾城垣須高
二丈五尺女牆五尺庶奸人莫能踰越城基厚

與高等乃可城樓水關之費亦不貲俱望經理
令工直有餘剩庶可爲永久之圖也會奏本稟
須通說蘇之崑山嘉定常熟松江上海常之江
陰皆傍近海鹽徒海盜不時出沒公私可慮方
見公道然錢糧處置一時不前又恐當道難之
委曲運用之妙全在二公筆端耳此間某自當
盡心也近日蒙召對嘗備述鹽徒海盜縱橫之
狀以聞於天聰矣石岡公所轄地方廣遠未免
情博而不專茲事全賴臺下體國憂民極力幹
當庶克有濟耳至望至望

與總憲歐陽石岡

伴來辱台翰賜教并示賦役文冊重感體國憂
時思欲舉東南數郡疲瘁餘黎措之於衽席之
上甚盛心也甚盛舉也豈勝欽仰第竊官於此
未得九頓首臺下以謝大疏已下戶曹儉鹿司
徒頗亦能體悉不日當覆行也築城一事賴大
人君子軫念億萬生靈建此無前之績况天時
人事適相符合若失此盛會犬馬餘生更無可

望之日矣至告至告

與葉學憲

昨者憲節于邁適以賤疾昏臥坐失賀餞迄今負歉萬祈情宥想惟先聲宿望振動齊魯士風當翕然丕變矣向竇曲阜鄒縣諸生若已經具眼必喟然興慨以鄙言爲不誣秋闈竣事之後萬希介意處分必使田野俊秀皆彬彬興於文行斯爲善矣若孔顏二氏固不待言也偶因風便草率奉瀆

與陳中丞

某疏庸無似重以公私擾擾不能以時起居適承台候履祉倍常爲慰某顧不自揣往年條陳七府田糧積弊雖不能盡得其底裏然亦頗發其梗槩矣彼郡縣之姦初謂人莫之知而陰爲之猶可說也今旣聞之天子下之戶部執事復承明旨行之所屬而有司者視爲泛常不行釐正則姦猾鼠輩自後復何所忌憚耶反覆思惟茲事勢難遂已伏望爲國計民命留神一掃除

履之身... 卷之十... 五
而蕩滌之與之更始不勝幸甚幸甚

與東湖都憲

日者造次晉謁得承高論且讀累上封事益知大君子宏抱遠覽處已囿物之道果出於尋常萬萬也敬歎敬歎不已承下問金花銀布驗派之事歸得腹疾累日不能具狀茲敢齋沐以布諸下執事前輩建白前項輕齋本爲重額田糧而設法意甚善但向來主事者徃徃以私奉要路加以奸豪把持官府胥吏乘射賄貨盈縮飛走任意所適是以小民不得均沾去歲驗糧均派其弊遂絕誠爲一快然小戶糧少銀至幾分布至幾尺監收人役因其輕易或可乘機加倍漁獵較之舊法終是零星若得州縣正官肯盡心民事磨勘計筭人人如敝府胡知府周同知不問田之官民但論糧之輕重仍舊量派亦無不可若曰盡派民田此與立法初意大相背戾或者不可嘗以是考之輿情不謀同辭非某一人之私言也伏惟仁明垂照裁登小民幸甚

一金花官布前輩建明本爲重額官田而設
其名曰輕齋以寬民力也往時於五斗以上田
不全派金花其四斗三斗已下量派官布白銀
一斗五升全徵本色近年以來驗糧均派雖
可以革書手之弊然已失立法初意若復以
派民田則背戾甚矣蓋官田間有輕者終是
重額多民田間有重者終是輕額多况歷年
被書手任意更改溷殺今之所謂官民田正
不可恃以爲準則矣愚意欲派銀布只論其
糧之輕重不須問其田之官民仍舊驗派庶
爲利便但府縣或以奉承達官之家書手或
以賄賣豪強之戶使小民不得均沾德惠此
不可之大者尤宜嚴加禁革

一暫徵謂如某處災荒分數不多難以奏蠲
者上司權宜處補議將某處某處幾州縣耗
米暫加幾升幾合或將荒山肥瘦蕩田原無
加耗者量加幾合以補災傷不足之數此乃
一時不得已之策次年當明白告諭小民即

行開豁停免爲是却因循放過不復查考會
計之時照舊派徵遂如常額使府縣總書據
爲窠巢通同糧房吏書扛頭糧長奸頑人戶
將歲辦之外羨餘糧米侵分肥家其來非一
日矣大家小戶筋力膏血乃以饜餮鼠輩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

一拋荒積荒坍江坍湖坍海拋荒田土或因
天時告災或因人事不舉小民貧難逃亡失
業遂使輕重稅田鞠爲草莽拋荒旣久遂成
積荒處處有之奸人乘機將常稔膏腴之田
朦朧捏報拋荒積荒坍江坍湖坍海之數自
種自食稅糧原額令州縣人戶不分大小代
其包賠是何理也

一坍海惟上海嘉定大倉右之坍江惟江陰
常熟崑山有之若坍湖各縣絕少何者湖水
不通潮汐菱葦叢生漲多而坍少今一槩混
報使利入於已糧派於衆此皆總書之弊可
不蕩滌之乎

寄歐陽石岡巡撫

昨者敝鄉孫院長先生之任留都曾具短啓布
下衷計已徹台覽矣茲者復爾喋喋緣事體關
係地方生民非一人之私不敢避未同之誚也
生向時所進東南七府清查坍荒田糧之疏仰
荷聖明准行今已十閱歲矣前巡撫先生遷代
不常雖有公文行下而有司視爲故紙未嘗一
加之意是以因循至此今者幸遇大君子忠貞
明達上念國計下恤民隱銳意剗革田糧蠹弊

此千載一時也六府州縣官惟是敝府知府王
儀頗能仰承德教盡心竭力作而行之奈何各
縣鄉官不存天理不審事勢不畏國憲造言生
謗百端阻撓生不得已復上此疏者誠有所激
而然也重念七郡小民遭罹奸猾詒害無窮其
勢未已嘗對天日暴赤心誓不與鼠輩同此穹
壤若事復有齟齬雖更上十疏觸犯雷霆斧鉞
亦不敢辭也伏望亮此愚悃留神省察早賜施
行俾剛豪不得怙其私貪猾不得售其奸千百

萬生靈謳誦鼓舞道化于天開日明之下則豐
功偉績將跨周文襄夏忠靖二公而獨盛矣又
蘇松二府州縣介在江海湖澤之間每歲錢賦
供億寄頓倉庫以數百萬計人民生聚日繁一
日皆朝廷赤子而各縣舊無磚城一遇鹽徒行
盜猖獗則公私皇皇無所恃賴元末張士誠掩
襲僭據之事前轍可鑒也竊惟我公在上大受
天子旬宣保障之寄若少動尊念則茲事可坐
而策矣它日二府士民建生祠祀公生雖不才
寧不能操觚抽思措一辭以紀其成哉

與王太守肅菴

竊念敝郡賦稅甲天下以田多額重而然小民
終歲勞筋苦骨瘁於樹藝稻穀未就銍刈而徵
科之令下矣公輸私責旦夕而罄曾不得少有
儋貯石藏以養其父母妻子此天道神明所共
閔痛者也一郡之田惟長吳二縣爲上何者獨
居腹裏壤高而水平土脉膏腴無它縣江海擊
射嚙缺沙瘠之患故其稅額加耗當重於他所

今聞執事加志於邦本查出崑山常熟每歲代
二縣多出耗米至七萬五千餘石者已四十餘
稔於乎細民豈不冤哉執事功德豈不大哉仰
惟

高皇創業之初但係賦稅升合差錯多寘重典
蓋以釐革元季郡縣因循苟且之政里胥飛走
出入之弊而然今此事意必有往年撫臣一時
權宜處補之令若徃而不返承訛踵壞以至于
今則總書之奸也執事仁明旣已洞照必且爲

崑常小民憤嘆不食一舉而正之竦息以聽者
旬日矣而未聞指揮者何也意者長吳二縣早
暮承役之人得以異議動搖執事之初心乎各
縣稅額正耗輕重自國初行至成化間此係成
法因權宜而遂使失正不謂之變亂得乎切惟
四十年來糧長小民坐此筭撈庾禁流亡而歿
者何可勝計此尤仁人君子所當動心者也君
子平其政今使田上者稅耗反輕而下者反重
謂之平得乎此事譬之二人擔水而力有強弱

強者雖加以斗升未害弱者雖本分尚不能久
勝其勢然也乃挹強者以益弱者使一人攘臂
而趨一人困頓而不能前或遂委億以至於斃
仁者見之忍乎執事素以除奸剗弊濟世安民
自任何有於此事當畢之於盱目彈指頃耳望
加之意視崑常二民均執事赤子皆國家供正
之臣一洗謬戾以正舊典以慰今昔之望毋爲
異議所奪幸甚幸甚其各縣紛囂之弊自知言
輕不敢多談

與肅菴太守

昨舍親王都事南還因一省京師鄉宦眾口沸
騰搖煽臺諫諸君將事出不虞故造次奉書過
於激切干冒尊嚴負萬萬罪近者錢道長籍行
取來乃云常熟地方有無數逃戶因聞執事查
明田糧已相率來歸有起蓋房屋有苫搭廬舍
欣欣然思開墾舊業矣續聞李松道長之疏旣
行仍復拆卸屋舍痛哭而去繇是言之則事體
之損益民情之休戚槩可見矣新巡徐君舊在

陽谷作尹亦曾丈量田地查清稅糧彼處士民
至今德之側聞撫公新政卓然務剗吏弊以甦
窮民斷非因循故常以詒蒼生之害者又得執
事仁明大賢承之真所謂千載一時也近日曾
與梁司徒極言存糧之害彼亦銳意清理生不
日復有小疏再申前議矣執事其益堅初志勉
卒華勛爲吳民造無窮之福則廟食百世遺愛
豈在周夏二公之下哉至望至望

與致齋司馬

病中承枉顧抱感昨見錦衣陳君疏論街道溝
渠事此目前要切之務非惟公私均受其患而
律之以先王經國畿疆封溝之制似大不侔矣
四方遠人必有目擊而心非之者今聖君賢輔
明明在上豈宜因陋襲簡如此鼎臣每爲之長
息欲言而非其職也若陳君可謂能顧念職
守者矣第所云止于東西長安五府六部大街
而不及其他惜乎太狹爾愚意京城大小街道
溝渠孰非有司所當經理者乎茲事幸遇公看

詳施行必有非常規畫一舉百年廢墜匪直區區小補取具文移而已也病餘竊爲公私慶幸用獻狂瞽仰贊高明伏惟照察不具

與袁州伯

使者來辱示疏草憂民體國之誠溢於言表敬歎敬歎地曹自當覆行之無疑也聖天子加志元元諄諄以慎選守令爲訓若任守令者人人皆然吾民其有瘳乎來翰云親蚕嚴視側聞贊襄嚴視想當作嚴祀書者之誤耳凡今禮制皆出自宸斷大臣將順行之區區不能贊一辭也恐又是傳之誤呵呵衰病日臻日劇尊鱸之思未知何日得遂長徃身外之事已付諸浮雲逝水矣使還草草奉復

求重修翰林院記書

竊念翰林院久矣敝漏弗稱嘉靖五年春執事視篆移文工部前後通加修葺始復完整今年春三月上命禮工二部即翰林院建造敬一亭相度後堂後空地逼隘乃議撤馬槽厰工肆改

造于南偏遂拓地八丈有奇鼎建敬一亭六楹少師邃庵楊公某某因念大學士學士題名前此未有作者乃言於工部即敬一亭之左右建碑亭各一座某復以院中有倉無庫無所度閣欽賜書籍貯項附寄俸給等項學士負多大房數少乃移文工部於院之左隙地造廳事六楹左右耳房六楹以爲學士大房其舊有大房左一區以處侍讀學士右一區以處侍講學士若大學士齋房二區復加整飭於是院中規模氣象巍然煥然大改前觀矣是役也內閣諸老實主之而執事暨西樵方公紫巖崦西中峰諸公寔相承之計工度材經始慮終則司空童公少司空何公潘公其作而行之則營繕郎中金君廷瑞屯田司主事劉君悌而往來董治夙夜匪懈以克有成功者何公與劉君也矐茲盛事不可無名公雄文紀述顛末以示久遠敢以布諸執事惟執事重加惠焉

附家書錄

父書與男履方我因無錫交游留餞今晚纔得
開船家中凡百草草十分放心不下汝可奮然
勵志以讀書修行爲首務以治家防患爲要機
我雖曾諄諄戒諭恐汝志氣懶散未知緩急利
害視我言爲迂遠日常只悠悠過去故又瑣瑣
作書汝可藏諸篋中或揭諸坐隅朝夕省覽讀
書以體認道理變化氣質爲本日用間遂能隨
事用得書著後日推諸政事皆是今日所讀的
方好若只以此爲媒利祿竊名譽之資便非好

人修身須先謹心術存方便心術端謹念念以
濟人利物爲務則天地鬼神自然呵護福祿
萃止災禍自遠壽算自長其次則須寡欲節飲
食方是保性命綿宗祀之基本縱于色欲荒于
酒食往往夭折汝其猛省猛省治家嚴內外之
防謹上下之分此第一義也讀書自今日始務
須勇猛精進思惟此身已入學矣便有榮辱二
途甚可畏也來春歲考便有賞罰若他人受賞
我獨受罰有何面目見奴僕妻子哉猛省猛省

家中飯米另貯一倉或就貯廩內務要支數目明白各家人房內多留親戚潛住着進喜進安不時搜看但容留人在房內就拿來痛打二十此最緊要祠堂完了擇日奉安神主設祭西山并東園橘樹須分付用稻柴包好根頭澆過豬泥糞却以稻穩或礮糠護煖方可不然凍死可惜盆內虎刺將二缸合定或稻柴厚包亦要糠穩護根錢廷輔家每年還本銀三十兩起四年爲止與顧奎說寫在帳上了各家銀還過討他收票寫帳明白施先生銀一百兩宋二官人銀六十兩你收了還各家銀省了米打白明年糶得些銀子還得朱尚書家些本錢甚好甚好有一小簿是嚴墳收註還各家銀錢帳在上京高紙者尋出寄來原欠宋二官人店銀淨欠四十七兩九錢六分先將顧贊銀十兩還他其餘就在六十兩內除還清楚寫來回我早晚分付家人在外不可生事害人如有此等痛治痛治筆不盡所言推類以行之

又言蘇麟以言之

父字與男履方收看我自在家起程至十一月廿一日水路到東昌遇郡守李同年留住雇車直至廿八日方就陸路至十二月初八日到京一路人夫轎馬俱得如意且幸遇天道晴和不爲辛苦水路陳布政船爲賊所挽幸而敵退陸路有王布政等車十餘輛在良鄉下邊舊店地方爲賊所劫殺典史一子射傷五六人劫去銀六七千兩我與王循伯親家車轎只隔半日耳可爲寒心賴天地祖宗陰佑一路平安雖家人大小了無一事可喜可喜途中長夢見汝祖并祖母此書到日可做羹飯告知於某日到京一路平安祠堂曾完否曾漆油否神主曾請入否收十月二十日寄施中堂書已知家中大槩縣中作待學中拜見只憑二伯父三哥張主汝只可因人成事今後不要承攬事來家中幹雖尊長有命汝只以家中無人照料善言和色緩緩辭之地面并後小屋想已完今後不可留匠

人雜做大率以省事節用爲治家之要清心寡
欲讀書脩行爲立身益壽之本此二言者汝與
歸本朱端禧可各寫一紙揭諸房闈中朝夕省
察殊爲有益提學若二三月間出巡歲考汝考
過方告隨任讀書若打聽不來使人到南京告
了朝覲後提學必陞矣毋悞毋悞梁叔公處讀
書曾備何酒禮送過去如何書中不及山頭去
人若是二伯父并滑七伯張尚質已主張發遣
顧輔一房去了也罷須再三叮嚀分付改過圖
新不時教人訪察他行動如何得他果然學好
留他在彼若有些須無禮便著落的當人去拿
回依舊放他山後去此書到日便叫顧壽回來
分付凡在山頭人不拘大小俱要時時關防鈴
束互相勸戒學做好人他日好生看待他若一
箇在彼無禮生事或欺凌小民或奸人婦女或
吃酒撒潑與人鬪毆或養放六畜損壞樹木或
被人偷盜蘆頭茶葉果木等件或自己侵欺家
主財物或容留閑人親戚搬運偷盜凡有過惡

卷之十
決然連坐不恕

又

父平安書與男履方等收看北虜初甚猖獗幸賴廟社威靈稍稍避去京城初亦戒嚴我家亦積買煤米預備後得無事今又在山西地方擄擄明年又未知如何也大抵此事乃國家大計我輩義當同其休戚至于吉凶禍福又自有定分不繇於人汝夫婦不要懸念明年欲尋便送汝母輩回家庶乎我身輕快縱有憂患亦易處

耳我心只望汝讀書修行成身成名光顯祖宗撐立門戶垂裕子孫我雖以歿殉國亦無遺憾勉之勉之

又

父書與男履方等收看二伯父滑七伯累有書皆云孫男岐嶷勝常兒且好養此是天地祖宗蔭庇所致汝夫婦二人可不朝夕立心積善以迓福慶前書寫回要另積米每年一百擔施人此事果如何矣陸續將施過事績數目寫來

我知不拘何人但的係貧難的方可與他族中
人一應該補助周給事就在此內支用至囑至
囑莫誤莫誤出去討帳之人逐一重言分付令
其將就了事銀子不多但要從容宛轉取完不
在于狐假虎威做聲勢欺凌小民也官糧私債
作急清還討得銀來先了朱尚書方來天成若
有餘送還揚州高大先生家本銀一百兩或五
十兩亦可再寄百兩來我用姜處李仁山云尚
欠他十兩作急還他宋良器家米與銀今年了
得完否米該今年足若中堂不在官糧銀布尤
要早了猪行之事汝不做繇其自說久而自明
奎侄不在外生事如何說得他著大家學好修
福上榮上榮如顧鈺不學好不修福忘恩背義
奢侈浪費今日如何悔之晚矣供給房錢連年
舊欠租債其十分無措貧苦之人打聽仔細便
慨然饒他就作他人之數亦無不可一應討租
債之人切須十分重言戒諭分付顧勝張文金
果朱敏孫貴等俱膽大無知但上來便分付小

心不許欺凌鄉民在外生事近又聞知顧輔專
一兜攬鄉民官糧上倉代納俱是托我家名目
虧官損民壞我家風務要訪察仔細捉拿痛加
懲治上覆各厥糧長但遇其人來就拏送回來
切不可准他攬納顧輔進福二人月米我前曾
寫回如何至今不關與他禮義生于富足盜竊
迫于飢寒不管他衣食小人何恃而不爲惡也
須是管顧他了方可禁戢它打罵懲治彼亦無
怨跟隨在京人朝夕有打罵且勞碌不比在家

顧載母妻顧蕙好好看他顧蕙弟四郎採華弟
俱送上來此間少小厮使用故也如你要用隨
分留了一個送一個上來若留四郎在家亦要
好好照料教他成人管顧他衣食容妻旣與人
也要安插它得所其夫可念也它田地租米之
類用心與他查算取討官糧大家替它每年還
每年替它還十四五擔罷它有本銀廿三兩在
大家故也其租債贏餘以六分與顧蕙四分寄
來採華夫婦不可容顧蕙妄費也進慶妻須分

付曹安金果尋會織綿布紡花的至囑至囑莫
誤莫誤聞曾討一當會織布的如何不見送來
如討得紡花婦女來紡車定子什物等類須多
買些來與對查其源始官對大家替守安平縣
自今年已後再另收租米五十担連前一百五
十担作濟人施物之資只除水旱凶荒之年家
中闕食不施但飯米有餘便須捐施次序先宗
族次鄰里次墳鄰次不拘遠近親疏但遇十分

困苦的便要隨空調濟不可有分毫吝惜之意
藉此少積陰德爲二孫男福祿之基豈不可乎
只如前幾年要還宋良器米一百五十也只得
無奈今爲此善事有何不可况陸續與人有餘
只管積下每年那出此數可以多少隨時紳縮
繇我但不可聽僧道尼姑道婆賣婆童子哄騙
爲無益之事耳天真度牒如何了其每年之米
就在此米內與他若清真觀徐道士或城隍山
神二祠有修理創建之事布施者亦在此內支

用此帖收好子孫永遠遵守毋忽
又蒙內閣推題經筵講官得穿大紅
服色奈此間羅段等件皆貴甚無銀可買今且
借穿可着人送書與賀仲芳俛他織來省你費
心汝母不知幾時起身家中凡百事如何有便
勤勤寫書來我知此後又不比你母親在家萬
萬小心謹慎修身進學做好人求進步惟日不
足不可仍前懈惰以取羞辱二伯父大人因時
鳴行急不及奉書你可稟知題入講筵事此後
自有書拜也親友相見一一說我上覆梁太公
并丈人列位叔公俱致再四意勿誤勿誤

又

向來父母暨汝姐而下俱安好無事前月廿六
日收初三日所寄書知汝夫婦孫男俱平安此
後家中凡百事皆不知如何但有便頻頻寄書
來莫誤莫誤科舉果得放否府尊縣主雖加相
厚切不可憑人哄以事囑他縣中等閒不可進

去相見分付家人倍加小心謹慎毋得恃熟不
尊欺凌它人惹氣惹禍聞昨者在家討債之人
甚是在鄉作威怙勢汝知之乎但有此等痛責
不可輕恕採芝性氣頑劣可重言分付它若無
禮痛治不要容它可將我書念與他聽衙門推
陞本已進今日施先生要行因待旨意逗遛半
日幸叨天地祖宗蔭佑朝廷厚恩三年考
滿纔過就得陞五品京堂官捫心自愧無以仰
報此書到日可稟伯父擇日告祠堂并告謝家

堂城隍山神各處墳上再作計較也餘伺後再
報

又

日來無事雖京城時疫大行歿者甚衆我家長
幼男婦俱安只是人多米少三四月來已糴數
担月初又糴數担矣所寄黃太倉米不知多少
聞四月廿日纔起身如何接得着也戶兵二部
銀缺乏百官春季俸并柴薪尚未闕若只如此
士夫如何過遣聞提學往徽池矣崑山不知何

時考過汝與歸本皆可愁一考過便尋便寄書
來至囑新巡按甚利害平生不通絲毫人情比
之提學尤甚可重言分付大小并各庄家人小
心小心不要惹事不要惹事至囑二伯父并諸
兄梁歸朱滑各至親家也要與說知汝于府縣
事不許分毫干預尚質奎并汝三人尤宜在家
守分不可放肆 大明律上不許爲者切不可
爲犯了法度便難解手近日許伯基王惠叔子
并四舉人可以爲鑒矣語云君子懷刑又曰智
者不憂二言可時常省之

又

顧升狗奴如此害人如何縱容他也不寫來我
知毛升狗奴惡已貫盈李槐雖出亦是舊奴彼
如何只管拏他鎖禁踢傷致死殺人者死法不
宐貸三兄亦不宐庇護它死者之寃結而不散
必有受其殃者矣任李槐之子自爲之汝斷不
可主張分付一言也顧升之事其理亦如此矣
省之省之

又

昨日蔣監生到收家書所云其家寄田之事決不可容各家寄田伺後造冊都推還各戶聞知朝廷英斷新政必然更張我等宦家尤宜預先改正切不可如前苟徇人情自犯不韙親友見怪以我書與看鍾五官人旣以葬在地上待我回來議之

又

此中無事我二人俱安好新生男出痘初似不好過八朝方回今已復舊向來懷抱不佳全仗酒醴陶寫寄來者已飲盡要做又無糯米要買金華甚貴且無餘貲日來正闕適常熟王循甫寄一大罈來得朝夕供數酌歲終當盡矣奈何奈何二伯父三哥必因陸事惱心如今尚未知如何了水老似有生意亦未審畢竟如何切不可在人面前講它家事當今之世只是閉門喫薄粥讀書謹行以圖出身此爲上策一應閑事不須多管虧人利己之事切不可爲日夕分付

家人不要生事虐害小民至囑至囑宰相不過
千人口言犯衆怒者必有禍也已有明驗矣宰
相尚然况常人乎趙祥說山頭各樣樹皆已茂
盛果然否南山上石峰山潭心對我家穴地處
倘要賣千萬買了便吃些虧也罷蓋有故也韓
能住園上果樹如何橘樹楊梅花紅年來俱生
否有便逐一寫來我知唐禎伯所許桃梅杏樹
若東園無處栽種在山前地上分付陳勿多尋
些好種各色花樹等我回來不虧它也

又

我賴 天地鬼神庇祐今歲九月蒙 朝廷厚
恩官陞一品至十一月又荷詔恩得關領一品
誥命得贈封四代此皆祖宗餘慶非偶然也閏
月望日已祭告改題神主訖茲念族中子孫貧
難者多理宜周給此帖到日孔修賢侄有原賢
婿可令人到鄉間報各人來照後開數關與仍
將關過數造花名細數回報勿誤勿誤次要查
考長幼名口的確勿容人通同我家狗奴虛捏

冒領至囑至囑

先期密使的當人查各家男婦口數

一家族人凡年老年大者并婦人殘疾孤苦者俱給與糙米一石其他婦人八斗男子年十六歲以上者六斗男子年十五歲以下者并女子不論大小俱與四斗

一顧錦弟兄三分雖曰得過也要與他鑄鑑

二分各與糙米石承祿與白米二石

助其進學

已上須孔修有原查訪的確眼同給散不可容家人輩作弊將低米混與亦不可升

合虧折有名無實至囑至囑

一要置贍族義田待我回來斟酌處置

寄孔安侄

自孔昭孔仁沒後神志荒落衰病日甚雖勉強支持應酬然公私職業俱廢至冬以積勞後感寒一病二月餘幾至狼狽其所從來蓋以骨肉凋謝中情受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鄉人來輒聞賢侄身子漸強手足亦漸復舊昨得家信見是手筆尤不勝欣慰但云肉食倍常此則不可

不講也羅謙甫云凡中風人多善食蓋以脾土被肝木所侮引飲食以自救不知土盛反尅腎水其害不淺不如多服藥少肉食之為美此出衛生寶鑑雖記不能詳大意如此可與春林父子商之此中世事履方能道茲不及我不能與時浮沉株守此官已將七載人皆為之不平而我處之泰然畧不以為意新春正月二月連得兩曾孫此祖宗餘慶非我薄德所能致也知之文徵兄弟諸孫皆知之吾崑進士未曾如此少

一者學中風水為楊華所壞二者山上近為山精侵損之故昨楊中堂乃云山精往往假托盛族名目故難禁耳果然可查出處治或送縣中治之大抵此山雖小為一邑之鎮關係非輕而為士夫者稟受靈氣尤所當愛惜豈可容小人射利以損害大計乎貞菴祖宗墳墓在上尤當用心管理相見一道之

番謹按十三

府君自嘉靖七年十一月以進講洪範稱

旨超拜詹事府詹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左
侍郎至十三年冬歷三品俸凡再滿考僅
得進勳級故曰株守七載處之泰然蓋府
君自以講筵叨負養即宗社基亦上武
聖眷終不肯隨時俯仰依回議禮故時宰得而
尼之弇州先生叙像贊甚悉此可見府君
諤諤風裁屹然中流一柱非徒恬守止足
已也仰誦遺訓敬識於此
五世孫晉璠謹識山

與歸壻書

平安書與本齋賢壻收看新年又增一歲知青
春亦不爲小矣嘉靖元年應天鄉闈所謂龍飛
第一科得廁名鄉書尤爲榮幸賢壻亦有意乎
如果無此意則任自求田問舍多管閒事萬一
有意於科目之事望撥冗作文讀書作論表與
履方立定書程日夕發憤用工以圖必中愚老
夫婦不勝幸甚聞提學頗嚴切風聞行事汝與
履方不獨要百倍用工以伺其考較背書看課

又須簡身修行守其教條上策上策不然升沉
榮辱所繫不可不謹也茲以進福回燈下草草
新書寄回不得多想收矣

又

知賢壻善於生計不肯浪費此成家之善道非
保家之遠謀也若欲保家須是讀書以圖科第
行義以永福澤外此非所知也至若干預官府
錢糧與市井小人交關以苟得分毫之利不顧
滔天之害則亾身喪家之事非士君子所爲也

區區宦情素薄今又爲言路浮議不情進取之
心益消沮無幾矣所望子婿聯翩而起以繼書
香吾卽當奉身而退以樂餘年耳科場之事近
在數月賢壻與履方近來作麼功課見同儕如
王同祖輩高飛遠去亦有意歆羨而願學之乎
此真吾所深願而未敢必者惟俟天命之何如
耳

又

累接手書知凡百之事皆爲我用心處分深荷

深荷此間長幼俱平安二曾孫俱頗長養新生
小男稟氣甚壯亦已滿月老年生子殊無緊要
縱得成立亦不及見矣呵呵前月廿九日孔修
來奉列祖宗神主訖履方所處家中大小事賢
壻可與計較停當外邊之事尤在寬和不可太
過如張允清於顧斬女壻之類是也我因二處
公事俱要周旋終日不得在家履方作急收拾
來勿與人流連杯酒不顧正事也

又

此間自我而下皆無事第四子并二曾孫俱長
養漸能行矣家人與外人相爭只打家人爲是
若家人自相爭論或相打相罵須要分別是非
曲直方可服人今後來告訴的須要虛心斷處
處治不可偏聽致有虧枉凡事皆然不止此也

謹按

曾祖考文康府君家報中所謂新生男第四子
卽吾祖考贈文林志未府君也

文康府君舉祖考最晚故有不及見成立之

語比捐棄纔六齡爾於戲豈知今日蒐刻遺

集吾 祖考倡之吾 考成之哉不肖兄弟

逮事 祖考竊見追慕永思動形吟詠談及

遺集輒唏噓者久之於是以蒐刻屬吾 考

吾 考游學之笈薄宦之轍兼工哀輯漸積

將成編而一病溘然疾革諄諄以未覩全帙

為憾屬伯兄咸正卒業咸建追隨彙集今始

克告成焉於戲 祖考以藐孤獲衍陞卒舉

墮典庶無負成立之望要非 曾孫具

文康府君垂裕宏遠不獲此讀書立身諸訓具

在世世子孫尚其勗諸

崇禎戊寅冬日不肖曾孫咸建百拜謹識

跋

晉璠自有知識即獲侍

從高祖志未府君見其夙夜閔閔惟弗及梓

先公遺集是懼繼以

從曾祖兩如府君則又傷厥考之志未遂苟

搜遺軼力疾排纂可痛也迨今諸從祖仍纂

輯之舊益以網羅之新情倍切而心更苦蓋歷

三世勤渠始克成茲帙嗚呼厥惟艱哉竊惟我

五世祖文康府君自

顧文康公文草

跋一

孝廟掄魁被

肅皇帝寵遇一時君若臣與水相得惜為權相忌
阻晚年始正揆席而未專且久不得行其志今
集中諸䟽纏纏忠告祇托空言至貴為詩文皆
正直忠厚卓然風雅之宗允維世教之重非晚
近雕琢字句徒尚浮華者比第歲月既久散軼
已多咨訪雖勤見聞有限無怪乎其存什一於
千百也先是璠纂輯族譜從祖漢石寔相與
討論璠奉為司南可幸無大謬今歲漢石遊

北雍以刻集見委璠竊自幸得脩較讐之後策
其駑鈍為從祖分勞更念諸從祖雲飛為
天子勞於國不肖璠泥伏為祖宗勞于家分固
應爾性寔使然宗黨同志者尚相與搜其未盡
廣為續編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幸甚茲歲過除
適譜集工並竣輒不禁踴躍而志諸末簡
崇禎己卯季冬日五世孫晉璠百拜謹識



1				
2				
3				
4				
5				
6				
7				
8				
9				
10				

